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五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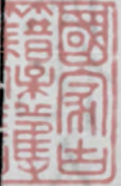
策林四

凡二十一

道

五十五止獄措刑○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
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
氏爲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
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耻且格刑措不用備



詳本末著之于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虚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至于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讐斂萬姓窮苦有怨無耻奸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爲寇賊羣盜滿山楮衣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奸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爲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魯陶爲士不能

白集 卷之五
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
生臣竊以爲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
減於科條得情僞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
錕刑之德也至若盡欽錕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
怨死者不恨此王者錕刑之法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
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
廉耻之路塞其寃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
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耻立大制
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
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升法科選法吏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爲而太和
今何爲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
耶抑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
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
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
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甚
多小人也蓋刑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
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

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

錙限切 擗也亦

閣也閣制勅堆盈於案凡官不徧觀法無定科今則條理

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

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

矣有陷讐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

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

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

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剗革前弊

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

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

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

又也升法直為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

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法官

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格刻

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

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

言季羔刑門者之足亾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

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

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則漏網而爲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爲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况小者乎刑故無小况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急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細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捨之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噉政寬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爲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綱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疎則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朝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闇然而日章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盜賊○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

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廉耻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仁盜賊屏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雖嚴桴鼓未靜與奪同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困窮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喻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以賢德使國無佞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聞於擊析外戶廉見於不扁者矣

五十九議救

臣謹按書曰嗇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救者奔馬之憂也才何切瘠也女命切之瘠乃切石也又詩曰一歲再赦婦兒嗜啞備下切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爲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爲得也何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

救則惠養之路啟而召亂之門閉矣由此而觀蓋救者可疎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六十救學者之失○禮樂詩書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備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爲言行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之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嘆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

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
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
書者以五代典謩爲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
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禘襲之容也學
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
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
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
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
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觀之
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
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黜子書

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
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
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
班固敘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
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
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
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
家九流尚爲之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

銷盪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
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徵禮之靡也
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
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
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
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
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
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前代有亂亾者由不能知之
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
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
下也修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宸垂拱
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
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
禮減則銷銷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
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
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弭故禮稍
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慮其減銷則命司禮者

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茲乎

六十三 泂黃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泂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亾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方今大教雖立至理未臻豈泂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旨審至樂之情不穆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不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之

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爲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也蓋善泂禮者泂其意不泂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泂襲而同臻於理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爲亂矣故曰行禮樂之

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况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數禮然苟有公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爲體以別疑防欲爲用以玉帛俎豆爲數以周旋禘襲爲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爲心以中和孝友爲德以律度鏗鏘爲飾以綴兆舒疾爲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則公襲損益不同同歸于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爲如何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矣伏覩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夫器者所

白集 卷之五
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
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
荒人心動而怨則雖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
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
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
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護韶武之音人
情不利也不樂也故臣以爲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
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
樂者不可以僞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
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壤聞之者亦
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
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戚戚矣故臣以爲諧神人
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
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
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禳禱者有僭濫諂媚之
風蒸嘗者失疏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
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何作可以救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禮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
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
也三者行于天下則萬人順百神效和此先王所以重祭
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神而
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
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其牲牲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
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
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
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
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

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
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
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
而刑不舍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相傷
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
淫昏追遠者昧從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
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蒸嘗不經
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
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
俗和人神之端也惟陛下詳之

白集 卷之五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卑豐約煥然有章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終之禮大矣其中貴賤昧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况多藏必辱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寔而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誠欲革其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明喪紀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寔興或曰足以耗蠹國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大行慮成異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深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旣下衰道又上失源離派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觀其教大抵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報應爲枝以齋戒爲葉夫然亦可誘

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爲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况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生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闢邪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况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

美者多覩其虛辭今欲去僞抑淫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年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有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僞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紉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縷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

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浮著誠去僞
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
代同蠹者歟

六十九採詩○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
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
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
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何如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
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

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
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篇則知澤
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詩
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
袖高髻之謔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
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
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
然後君臣觀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
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

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上封章廣視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起沃之路久矣而寒謬者未盡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心智爲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今之絕滅者通于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何爲何方得至此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我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起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

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
 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
 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
 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聞也苟臣管見
 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
 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
 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侍不
 言而至乎天下謬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言其言
 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言言其言則朝廷之
 得美如指諸掌矣言其言所謂用天下之耳目聽其言而
 也言其言用天下之日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讓
 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啟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
 壅蔽之有耶何絕滅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愚
 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
 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誠不肯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
 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接諫而理者也况其有失乎君
 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况其有得乎勤懇勸諫之
 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七十一 去諂佞○從讜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

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者邪將有而不角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興從佞亾也而取舍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亾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猶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肯出而為

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方六切掌也用舍與亾之驗

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猶前車覆而後車不誠者何也蓋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已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况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况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疎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疎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骸者日疎言則犯龍鱗而必

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爲衰轉
安爲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已引
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謹言
之爲良藥也雖逆于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爲美疹忍止
切也雖遜于心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
斯所以變衰爲盛轉危爲安者矣盛衰安危之效唯明
主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在乎明報施之道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
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

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
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其臣
致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
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
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
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旣阻於
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於下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
則臣事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
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人如土芥則人視
君如寇讐孔子云審吾之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來我

也則盡忠愛上之策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七十三養老○在使之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蓋能爲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導樹畜之產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爲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謂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爲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選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

授之以官政或出爲牧守入爲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
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內
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根本可庇骨肉厚而
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
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
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
也

七十五典章教令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
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
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乎
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
好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
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
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在列聖之
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爲待陛下誠
信以將之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
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
已今以陛下上聖之資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

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自勤教今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明刻本曰氏策林半葉十行二十一字舊為勞氏平甫所藏置篋中近十年檢書及之見其源出字本病中取此存甚之增改至不可勝計若得全集其勝處當復何如

丙辰十一月十八日傳增相記自南方扶病還不出戶已匝月矣

白氏文集今有日本古本存謂出唐本今以此本對勘乃更勝之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五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六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者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判 凡五十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陰贖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絕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

鳴鳥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

未續孔氏出母疎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

救况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

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想采芣之歌且聞樂
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忍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
匱

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
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親以恩成有讎寧捨嫁則義絕雖報奚爲辛氏姑務雪
冤靡思違禮勵釋憾之志將殄萑朱惟切蒲蓄許嫁之心

則乖松竹况居喪未卒改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復
仇而何有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耻詩
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無效
尤於邾婦庶繼美於恭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
學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修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
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羣勤苦脩辭乙
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耻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
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
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
趨時若棄以非葑失則自求諸已儻中其正鵠得亦不
愧於人無尚苟求盍嘉自致

白集 卷之六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
官有美政請免罪授真以勸能者法司以亂
法不許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爲心
僞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僞各則自貽終勵節而爲官政
將何取節使以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姦
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苟
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
遵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

得乙上封請求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
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
利淫俸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
之誠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
常則起爲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砭石
之言兼詠藜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

鍾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爲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
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迨桑榆之光豈宜致

毀所以爰資肉食唯服麻纒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
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
孝因殺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
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鬪而過爲友人責辭
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爲不悌銜君之命鬪則非忠將滅松而奉
公宜棄小而取大辛時惟奉使出乃遇讎斷手之痛不
忘誠難共國飲冰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
禮抑未失使臣之體何速諍友之規史駢立言嘗聞之
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于何致責

聞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
云取其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策而可
尚奚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爲擊弧
學劔用無出於一夫悅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宜保
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略之無取
雖藝何爲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
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德未美能軍兵
部執言恐爲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云禱
非禮也

嶽則配天自修常事神雖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
邪豈從衆而失正甲志惟守義言乃合經以爲視以三
公實天子之所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禳如修蘋藻
之誠是用秕補委切稗兵媚切之禮况人之僭濫徒欲乞靈
而神實聰明豈歆淫祀非鬼是爲諂也黷神無乃吐之
旅於泰山古猶致誚禱于華嶽今豈不非諒正直之難
誣雖馨香勿用將勸來者所宜救歟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所

司不許

修身獨善寵則可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軒
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莫顧雖
忘卹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
生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塲苗不食誠
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獎
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戶部科其違

限訴云冬月運路水淺故不及春至

賦納過時必先問罪淹卹有故亦可徵辭月旣及於正

陽事宜歸於宰旅展如澤國蓋納地征歲有入貢之程
敢忘慎守川無負舟之力寧免稽遲苟利涉之惟難雖
愆期而必宥地官致詰虛月其憂江郡執言後時可愍
然恐事非靡監辭或憑虛請驗所屆公文而後可遵令
典

得景爲縣令教人煮木爲酪州司責其煩擾辭
云以備凶年

事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爲景念在濟時
動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鮮何歉歲以爲虞將
勤煮酪信作勞於無用豈爲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災
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法焉用尤
而效之宜聽責言勿迷知過

得丁爲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閣思過
或告其矯辭云欲使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爲郡禮寧下庶宜寬不悌之刑訓在知
非是得長人之道况天倫不睦地訟攸興利方競於膏
腴恩難虧於骨肉教宜引古過貴自新雖聞以爭閱許切
墻有傷魯衛之政庶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儒稅之風
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田以讓爾誠謝於孟
光閉閣而思吾何慙於延壽宜嘉靜理勿謂矯誣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
液角者不得牛戴牛角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成
執簫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拔有愆七札不
能穿一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
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鼎足徵彼自乖
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常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之
使遺縑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游重義蓋卹哀情存不在於詭
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况求益之
初無友不如已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旣罔念
於一哀是不遵於父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爲
舊館遇喪宣父尚宜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
申遺帛之誠豈補贈芻之義肆一杖之怒父兮旣爽義
方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兩河
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
築塞無以供軍

川以利涉竭則雍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

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雨流可通財引漕運之
千艘實資積水生稻梁於一溉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
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實而有年轉運司以
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雖執競理可明徵壅四國
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贍軍雖望於秋
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可知

得景為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
雩恐為災

居常授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旱將害於桑
盛雩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職不雨其憂苟旱魃之愆
時虐既太甚雖蓐收之戒序雩亦何傷冀有聞於鸛鳴
庶無慮於狼顧馨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稼穡其傷時
難遵於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錦執言是亦
為政褻帷致詰未可與權

得丁為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散之本
使科其專命丁云恐人困

臨邦臣乏情本由衷為國救災美終歸上丁分條出守
求瘼居心歲不順成人既憂於二鬴與釜同公有滯積戶
將餼於一鍾是輸濟眾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雖
上請恩未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以未

有君命何其速歟郡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卹貧振廩
鄧攸雖見免官矯制發倉汲黯不聞獲罪請宥自專之
過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爲辛所殺戊遇卒不殺之或責其不弟
辭云辛以義殺兄不敢返殺

捨則崇讎報爲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王者之章戊
居兄之仇應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傳資四刃而
攸難雖魯策垂文不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苟
而行之將令怨是用希實在犯而不校揆子產之誠擣
怨爲忠徵史駢之言益仇非智難從不弟之責請聽有

李之辭

得甲爲將以簞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
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
專於醉甲寄分外閫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山獨斷一
瓢飲水惠在同霑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續如戰士之
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
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
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死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爲

在公而行誠非爲已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旣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爲非罪而拘治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則丘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謁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實以無求於我合嘉遺直勿聽責言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鍾好合有傷於琴瑟旣愆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乖若往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緣猶聞必變隣里有殯亦爲不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由云人

戶減耗徭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懋力老而不養豈謂愛親戀若阻於循陔怨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及此丁年戶減事繁政宜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闕於晨昏在子道而可矜雖王徭之宜免事聞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敦風猶勸養其

三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况當孝理之朝難抑親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云買之有處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盍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蓬方轉朝薤何戒切欲晞旅次爰來將受餐而已生涯溘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處請無寘董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恕物無妄罪人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有司劾其不敬云本賊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苟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頒其資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是姦賊誠可惡於清德今爲寵錫諒難拒於鴻私旣爲善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志疾貪冒節勵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况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爲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可爽宜許有司之劾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羸

病不任事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叅食采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既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心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強不能

得景為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請舉牒追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政尚從寬過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則夕改而可嘉景乃案察叅諸簿領當推案務劇詎免毫釐之差屬褻惟政苛不容筆削之改誤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罔上之姦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後覺判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牒舉明無二過揆人情而可恕徵國令而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裏甲自防猶軫前矛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

白集 卷之六
三
微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究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八十餘歲有頒賜請預折輸納所司以無例不許丹制既登誠宜加惠歲賦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是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叅耆耄名繫版圖天賜未頒且有躁求之請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曾是徇私固難違例况時逢恤老節合勤王尚齒肆筵我歲敦於善養食毛入賦爾奚忘於樂輸受賜任待於時頒量入難虧於歲杪不從妄請誠謂職司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云未

立婚書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雖必告而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婿曾不良圖入幣之儀既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阻齊眉之請况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莫鴈而從人有乖宿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爲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訴無過桃夭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

卜或非之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
僭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
兆誠足決疑吾從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爲禍福由已
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陽當脫身
於木鴈寧問命於著龜言旣中倫理亦窮性况詹尹釋
策有問焉知鬪廉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筮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智賊
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不惑甲稱予
智縣舉爾知時老者之審才得賢斯美何或人之情理
爲賊是虞誠蔽蕩之無聞庶利仁之可取然以智殊小
大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挈瓶或當害物道能弘於樂水
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
勇畧辭云內無糗糧外無犄角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卽爾刑乙登以
將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
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之凶
拳勇蔑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盡敵
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犄角

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得景進柝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於浙江陽
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
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安得
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語聽使者之辭既異遑寧難科淹
恤限滄波於于役匪我愆期販朱實於厥苞非予有咎
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丁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詰云夫子惡
野哭者

死喪有別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疎禮則殊於內外丁
義勤交邁動循容止未忘半面嘗同傾蓋之歡永念重
泉遂展張帷之哭雖聲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
之言何致鄰人之詰如或肆號咷於路左物或惡之今
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符前志奚卹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七出
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順小過不忍豈謂失和甲孝務恪恭
義輕好合饋豚明順未聞爽於聽從叱狗愆儀盍勿庸
於疾怨雖怡聲而是昧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誰

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爲軍昧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不

見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辭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匱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豈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抵嫁殤之禁景夭婚是恤窀穸斯垂以處子之薜華遷他人之蒿里靡卜於鳴鳳各異室家胡爲相以青烏欲同宅兆徒念幼年無偶豈宜長夜有行况生死寧殊男女貴別縱近傾倒之歲且未從人雖有遊岱之覓焉能事鬼旣違國禁是亂人倫請徵媒氏之文無抑鄰人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不許
丁云宥罪濟時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軍興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丁志崇陳計識昧相時當兵戢之朝詎資凶器在刑行之日寧利幸人是廢國章欲崇軍實禍關黷武弊起惠姦宥罪未若

慎行濟軍不如經國况王霸道異古今代變小哉管氏之器會是行權胥矣省司之言孰非經久得失斯在用捨可知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侍法曹不許訴稱三品以上散官

獄雖慎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甲罪抵刑憲身從幽繫憂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思親縲絏之中有請勢窮搖尾念切齊眉臥或十旬既軫彌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侍執之辭敢請法曹式遵令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

或謂之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况形雖異類心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爲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揆以周官業將同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盧獸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爲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肅恭成德卑則敬尊者定辨儀賤無加貴眷彼母妻之

品視其夫子之官敬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內閨闈
垂訓長幼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婦道雖
云守順國章未可易班母則失言妻唯得禮且子兮位
下尚欲宗予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請依序守無使名
愆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違格令
欲科家長罪不伏

冒婚傲倖既抵官刑罔上失忠亦虧臣節在幼賤而不
禁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之匹
雖則未獲貞人預傳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况姻連天
族榮冠人倫詞既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掩藏庶孽
唯慮其不諧貪冒寵榮詎思於有罪豈非或益而損曾
是欲蓋而彰國章寧捨於面欺家長宜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
由以犯禁不聽

趨朝有時則當蚤作防姦以法寧縱晨行雖夙夜之自
公豈警巡之可犯甲陳力是念相時斯昧方鳴三鼓知
行夜之猶嚴未闢九門信將朝而尚早趨進合遵於辨
色夙興宜同其啓明既爽時然後行必是動而有悔非
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侯朝胡不坐而假寐

白集 卷之六
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爲通介無常罪舉不當
郡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乙行藏未達
通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當滅跡旣名彰而見舉誠
合隨時徒立身以清高且於物而凝滯無固無必蓋守
宣尼之言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誚兼濟豈資於絕俗
全真未爽於同塵宜從不當之科俾慎無常之舉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不徹

懸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禮旣異於古
今法且禁其鐘磬景苟求飾喜罔念速尤竊筍簴以陳
樂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辜難許
徹懸之訴然恐賜同魏絳僭異于奚且彰北闕之恩何
爽南鄰之擊是殊國禁無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
不許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
氏恩降閨門罪罹邦憲寵非他致旣因表以勲賢咎雖
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

卹緹縈猶聞贖父齊分石窳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
難奪贖兮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
我貧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景
乙奇贏何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
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
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爲
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已叔
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爲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設以關防辯其出入旣慎守而無怠豈僞遊而能過景
勤恪居懷夙夜奔命以謂寇攘事切宜早圖之罔思呵
察戒嚴不可踰也崔切 朱惟 蒲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家

大防仰老氏之文雖知善閉稽周公之制尚曰不征責
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盬盍從致詰無信飾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賀衣
物請以所下聘財折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別訟由情察曲直可知將令人有所
懲必在弊之不及隱其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矯誣始聞

好合事斯彰露旋見此離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納徵之
訟詞多執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財宜沒丁
非罔冒原情而饋禮可追是非足明取與斯在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以餉饋之乙

怒遂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儀妻惟守順根乎天性父則本恩饌宜進於先
生饕可輟於田畷夫也望深饕彼方期相敬如賓父今
念切噐然旋聞受哺於子義雖乖於齊體孝則見於因
心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親是念難忘父一
之言不爽可徵無效士二其行犬馬猶能有養爾豈無
聞鳳凰欲阻于飛吾將不取

白氏長慶集第六十七

唐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判凡五十道

得才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為限

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

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

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淫義叶

白集
卷之七
於隋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爲出位將盡忠於陳計難伏嘉言楚旣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爲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廉使責其

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殊於早晚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則晚成雖愆操木之時未違把草之候正惟廉使何昧遺風縱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起欲速何爲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禮脩耒雖在於季冬訓此幽人于耜耒乖於正月責則迂也訴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客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之
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慎守無聞庀徒有怠嘉實戾止誠宜慮以相翔暴客聿來固合擒而勿佚旣墮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嚴於聚托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率屬之方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爲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供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饋於盤飧既匪使臣何苟求於館穀信饗餐而是啟寧惜濫之可容同周官之廬入宜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旣自干咎將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罪宜有別請從減降庶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決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脩橋縱苟施功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爲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脩造從宜亦相時之可否顧茲浩浩阻彼憧憧人訴川梁不通壅而爲弊府慮水沴薦至毀必重勞苟後患之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徵啟塞之文雖必葺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景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存公

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
仰况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
流毒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
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
違師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
訴稱曾受祭戟之賜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
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獄之柄受祭
於漢儀既有命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
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予不敢今則分部
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
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
告老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
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
于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盍從立
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扎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
不能

得甲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
出何必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爲子
年壯有妻兆啟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
道則乖若無爽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傷婉婉武縮切
理合此離且聞莫慰母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
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
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爲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
弟不忍除也

喪雖寧戚禮宜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
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與鮮兄之歎情旣鍾於孔懷及居
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
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
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舜在
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執不
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陷在賊庭
強其祿仕敦在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忠經

歲寒而節見逼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動所當厚獎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之心所謂順也那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信乃執迷展矣所司誠爲勸沮

得景爲大夫有喪丁爲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爲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奚越尊卑之序旣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徵位宜慎守俟非其事信于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苟狂簡而無取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群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握珠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罕有菁英屬辭旣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逾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食

或謂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貴賤苟合曾是汎文窮達相致乃爲執友乙旣登貴任爰有故人以爲念舊追歡知己之心未至行權勵節成人之美則多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圖且符徃行如或識纔半面契未同心雖發憤以達人必取怨於謗已以斯致謂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蓄蓄無儲管郡詰其慢職景云王者富人藏於下故也

賦歛異名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王者而則然虛我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匱茲國用豐彼家財人不誅求誠爲寬政府無儲蓄寧匪慢官况今征稅有常公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使上將之用旣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羨之科固縱縣辭請依郡詰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庾無求飽齊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故求主禮遇加邊之膳誠可療饒對泣血之哀亦宜忘

味既念吉蠲之饕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鄰相猶違
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
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爲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
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儆于姜里旋聞
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爲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
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
出匣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思
憑河無悔慕呂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忌彼危
身將不弔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忘子產喻政爾則狎
而翫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涉當戒善
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爲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無

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爲凶况未靖方隅
尚勤征伐卽戎推轂旣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乖什
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謂戎昭薄威雖欲恤勞徹警惡爲

白集 卷之七
懈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心不備不虞寧救長蛇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効舉未失中彼景之辭試可乃已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請罪之

丁不許

克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愠是曰難能况乎醉起甕間嘔盈車上小人沉湎自貽請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於斯怒宥過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慙未乖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纓繼淫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從下吏之規庶叶前賢之美

得甲牛舐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相

舐請陪半價乙不伏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况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既品量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爾牛孔阜奮駢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踈駿足而致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阜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得景娶妻二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

從

承家不嗣禮許此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景將崇繼代
是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啟飛鳳之兆三年無子遂操別
鵠之音將去舅姑終鮮親族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
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蘊固難効於牧子宜自哀
於鄧攸無抑有辭請從不去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

爲禮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
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
備欲祔九原顧家徒之屢空將驚五畝愛雖深於送死
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固
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盍伸破產之禁
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

云今見脩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
仕未知合否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任甲爰有周親
是稱工者方耻役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
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
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群豈唯限以常

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

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卹我後椒柳旣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度旌義烈用叶條章

得景爲錄事叅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爲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旣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者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審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踈網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

白集 卷六十一
達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
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爲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

違未經十日

王命急宣行無停晷

古委切

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

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
之心旣虧臣節雍駿奔之命自犯國章然則審時勾稽
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期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
以斷徒恐乖閱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公平是曰由文
俾乎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僞造論訴云所由盜

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賄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同
惡相濟所由旣敗官爲墨予取予求彼乙乃竊器成姦
不畏不入潛謀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末減用
因於買比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僞造而何異以茲
降等誠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僞言不能愈疾

且恐爭鬪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請從
人欲

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爲政之先必也無訟恣彼泉水流于道周飲瓢之人孔多蔑聞病間濫觴之源不足必起爭端訟所由生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寶當今自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虛誕之說請塞訛僞之源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異其言遂獲免翻以行詐論辜况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雖卹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闕於日修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

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謂其父子不相隱甲云大

義滅親

法許原親慈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齒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尚不爲其子隱道旣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及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申稱

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於砂礫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可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

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而心拙必代斲而手傷乙

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
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貽戚乃連坐以論辜察情
諒不同謀詰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准格論人
不易知職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爲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皇
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辨儀則先長長朝廷列位必尚親親惟彼周行是
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甲以桑榆年高何以卑我
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與爭長之辭遂昧常尊之
位然禮經尚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高卑之或等
滕薛異姓諒先後之可知難遵少長之倫宜守親疎之
序

得選用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難
責實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側席
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騫而方
取慮非歲貢之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
據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噓無益
自閉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訓導

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况
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
以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翻呼對
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
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
將勸學者所宜躓之

得甲居家被妻歐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
三年妻訴云非夫告未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
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
之壬作威信傷於婦道不告未爽爲夫和招訟於鄰誠
愧聲聞于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
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
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
闇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
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
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側席之求無

白集 卷三十一
惑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入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
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景謀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年無故竟愆嬾婉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儀夫也無良可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爲大夫與管庫士爲友或非之云非交利也

見賢不稱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黷下之嫌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貽交利之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既未覈於是非故欲紊乎貴賤况公叔薦士家臣尚見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爲友信乖慎守宜及或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無勅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爲國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農藝

斯五稼且町

他頂切 田踐處 獸所踐處

是務豈是贍軍雖轍

迹不加未為曠土輦轂必資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
務有畔之農秋成而利亦益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
則滋多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効

得甲為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授
官已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求未乖婚義甲既榮為郡
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
之內雖處嫌疑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為縱欲况禮先納
采足明嫵婉之求聘則為妻殊非強暴之政宜聽隼旗
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為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榮是踐
威重可觀况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
無再拜之儀豈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
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既
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為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
禽獸罔供當路可求曾不思於囊尾充庖為用遂有關

於充腸旣愆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振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慙在面欺而無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縣司以數外賦論之不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賊丁放利欲羸景逋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馱之過求豈非黷貨情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盜在倍稱而過數孰調非賊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旣已茲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下慶加一命

白集 卷之五
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
菜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簣正
符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
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或非
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
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而有
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
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
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
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碑志序記表讚論衡書

凡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
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
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
蔚溫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

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旣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裹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憐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棊酒嘯咏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景~~郡西園北齋東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祖畬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河南觀察使考諱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娥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爲海州刺史一子曰鍼左衛騎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爲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牒云夫人爲相門女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已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饑寒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病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禮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一日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祔于某所先塋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

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已愛人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于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賢夫人夫人雖歿風躅具存勒名泉戶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旣則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爲通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

白集 卷之六
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令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此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貫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瑒刻旣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旣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於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

見操成是功操自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誠俾無廢墜予卽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况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况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敘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旣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徃徃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

白集 卷之六
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取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
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
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
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錄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遠水一去緱
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
微颺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筦凡放水
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
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
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
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
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
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
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塘至鹽

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淮鹽鐵使

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

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

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

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淺但俗云決放湖水不

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

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

梁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

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

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

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與郡日所作甚

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埋塞亦宜數察而通

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

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

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窺并諸小窺闢非澆田時並須

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

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

為之防其窺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

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窺洩之防堤潰也大約水去石函

口一尺為限過

此項予在郡二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
泄之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
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
事守蘇州刺史臣以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
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
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
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卹黎元實
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

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
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契飾具載
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况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
諸州蘇最爲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
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
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
苦節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希陛
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
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如蒙恩深未
答無任慙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

以聞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

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旣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因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論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眾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旣

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科
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
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
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
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
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
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四科
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卽
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卽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
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
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
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
者六波羅密六波羅密者卽檀波羅密尸波羅密羼提
波羅密毗梨耶波羅密禪定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以唐
言譯之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

白集 卷之八
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卽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于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爲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游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

白集 卷之六
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
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
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問僧

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
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
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僧答
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
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
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
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
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
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極道門楊弘元法師道
心精微真學真祕爲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
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與垂發豕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畧

道士答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畧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爲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爲指陳

道士答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卽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
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
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卽千萬人悅何以明之
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
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
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卽禮也禮卽敬也故
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
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
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
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之次多自敘
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
敢自敘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峯
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
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
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

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刻爲面沃州
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
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
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
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
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
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詩
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
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寢
荒靈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
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
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游茲山見
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
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
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
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牖之僧歲不下八九十
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
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

白集 卷之六 十一
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
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
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文
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
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
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爲庶子賓客
分司東都時性好間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

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
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
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
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
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
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
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廻施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閒主張
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
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
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墻補

白集 卷之六 七
缺壘隕覆漏朽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
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導師化城於是金
像無燥濕侈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
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
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
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爲清閒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
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憾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
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
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後緣
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
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
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
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麥
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
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
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卽爲獨屈况晏累爲宰牧皆著
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

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
又建中初李正已與納連反汴河阻絕轉輸不通晏先
父洧卽正已堂弟爲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
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
斷兗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埭
橋至今永爲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
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
吏忠臣聞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歛跡市朝息機名利况家
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臥雲練氣絕粒滋味不
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穎
節類顏原縉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正合具薦論雖
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維儻蒙寘彼
周行糜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鵷鷺之羽儀足以厚
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
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諸
知輒敢論薦有涉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十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

事具集解中

去年冬夢得

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九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碑序解祭文記 九十二首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困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若有
人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為彼我為我不自潔不自污不
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不自得
者非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

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成之孫太子賓客贈工部尚書銓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職歷義成軍節度推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匭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某日薨於饒州官次其年十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集儒玄之業明矣旣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累歲顥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旣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恬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戚戚其

白集 卷之九
心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與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爲同門生又爲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讚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途其皆達者乎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

自集 卷之六
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
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
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
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
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
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
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
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說有人書貝
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
剝膚爲紙卽壞卽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
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
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
之勝在西北隅西閤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
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
島樹橋道閒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
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

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住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大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矣

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日露清鶴淚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一庭有橋一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

白集 卷之九
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
孥熙熙鷄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

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一

因繼之
解具微

之前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

益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

更揀好者寄來益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

卽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

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

迨茲三矣卽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辨耶抑又不知鼓

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

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

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

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况他

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

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

亦老矣宜橐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章錄

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

序

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
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
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
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太和三
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輿扶
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
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
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
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
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
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
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
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
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
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
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巳酉歲三月
五日樂天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太和三年歲次巳酉六月巳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
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惟公忠貞大節輔
弼嘉謨倚注深恩哀榮盛禮伏見冊贈制中已詳惟公
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冲襟弘度伏見碑誌文
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
爲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蹤元和中出
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鑛偈相問徃復再三繇是
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爲中書舍人日尋詣普
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繇是香火因緣漸
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
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趨菩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業
宅中公云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開經篋出大方廣
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
護始傳一人曾未經旬公卽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
今卽日於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力如公在前以至他
生不敢廢墜若與公同科第聯官寮奉咲言蒙推獎窮
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
薦奠不設葷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諦
非空靈鷲山中旣同前會兜率天上豈無後期嗚呼韋

君先後聞耳伏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太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
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
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夔酷如昨俯及歲暮
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
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
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書
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
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今已請
長告或求分司卽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
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晉疋通健龜兒
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二三年閒必堪應舉阿羅日
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以下
並在鄭滑職事依前蘄蘄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
饑凍遙憐在符離庄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場官各
知平善骨兜竹石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
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庄今年買了
并造院堂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
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

十卷題為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迹無不宛然唯是魂
 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
 擬憑崔二十四舍人撰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
 傳前年以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
 饗奠復嘗來無不論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
 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
 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闔筋力日衰黃
 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邳

此村爾生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
 依豈懸餘生願畢此志嗚呼莫寔將徹幃帳欲收此生
 之閒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
 碎猶與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太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內從表弟朝請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贈司徒李公惟公
 之生櫛名制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
 亂冤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奠
 次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
 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徇公愚則受賜或
 中或外或合或離契闊綢繆三十餘載至於豆觴之會

軒蓋之游多奉光塵最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
實倍於衆情永訣柰何長慟而已翺情兼中外分辱眷
知綿以歲時積成交舊敢申薄奠呼哀哉
伏惟尚饗

祭微之文

維太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
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
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
和生爲國禎出爲人瑞行業志畧政術文華四科全才
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暮猷故風聲但樹於藩方功
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
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
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
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膝未足爲喻死
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
復叙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
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
洛醉別愁淚投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

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
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
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
及公捐館於鄂悲計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
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
詞二首今載於是以附奠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
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吊唯道皇天無所知
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送咸陽
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
訣絃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誰不生死
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爲終天之別既往
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
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
會豈是偶然多生以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
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亾而毛存者
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饗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

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因生
爲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

組賢俊準繩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騎常侍諱洽六代祖也唐冀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預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門蔭子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激奮發仗順興兵挫敗賊保全鄉縣拳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糾合貔虎毆誅虵豕京觀羣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會有同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屬吳王出閣領鎮求才撫人常聞公名試以吏事遂表請爲宋城尉事舉移假漣水令賞緹魚袋縣政脩轉常州錄事參軍紕察課賦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改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歿於宋太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爲人儀表魁梧氣概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

身以文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二鎮
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
而成焉大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功利鎡鋌富貴焯燿邦
家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相去幾何嗚呼崔公
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
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奉父
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既享天爵難兼世祿矯矯崔公道
積厥躬大志長畧卷于懷中黃綬過冠思奮奇功銅印
字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瀟塗窮竟戢羽翮不展心
習天道有知善積慶終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大唐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

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婆娑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爲上首如來滅後像法中
或羅漢僧或菩薩僧在在處處出爲上首佛道未喪間
生其人故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上首也
大師醮郡鄆人世姓暴氏僧號明遠七歲依本郡需禪
師出家十九從泗洲靈穆律師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
俱舍論乃升講座乃登戒壇元和元年衆請充當寺上
座明年官補爲本州僧正統十二部開元寺北地二百

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又淮泗閒地卑多雨潦歲有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謀於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建門廊廳堂廚廐二百間植松杉楠檉檜一萬本由是僧與民無墊溺患旋屬災焚本寺寺殲像滅僧潰者數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侍中有緣侍中名智興遂合願叶力再造寺宇乃請師爲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地利廓其規度侍中又以家財萬計助而成之自殿閣堂亭廊庖廩藏洎僧徒臧獲傭保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閒其中像設之儀器用之具一無闕者長慶五年春作太和元年秋成輪奐莊嚴星環碁布如自地踊若從天降供施無虛日鐘梵有常聲四衆知歸萬人改觀於是增上慢者起敬種善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巨能具舉若非大師於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敬信人中亦爲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像教者乎故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於弟子囑於大臣斯言信矣師以太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寺本院是月二十九日道俗衆萬輩恭敬悲泣備涅槃威儀遷全身歸于湖西塲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報年七十僧臘五十有一始出家訖于遷化志業行願道力化緣引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

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疑是人如
來所使羅漢菩薩吾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爲心旣成
而化侍中以撰錄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僧亮元
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之願終侍中之志
也銘曰
平地踊塔多寶示現險路化城導師方便繫我大師亦
有大願像法是弘塔廟是建佛人交接兩得相見法有
毗尼象有僧尼承教於佛得度於師宣傳戒藏振起律
儀四十餘載勤而行之福德如空不可思議緣合而來
功成而去知性不動色身無住示有遷化非實滅度表

塔勒銘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

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呪
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
行佛事興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
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如暈不食肉不見戲年十二授
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徒舍切

濬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舉省
選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寢高

名寢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嚴持院處之居
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者信墮者勤增
上慢者退僧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力
也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本院報年八十六
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
槃儀移窆於龍門祖師塔陂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
法遷柩于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大師自出家
至即世前後講毗尼三十會度苾芻覓筆切百千人乘律
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
不放逸口無戲論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生
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爲東王城十大德首爲南贍部八
關戒師名冠萬僧利及百衆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
搗莊加切無畏鼓降內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
之大將者也初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宴坐齋心領
一童詣諸寺遇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
後數日而化識者異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
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一幢寘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
塵之影利益一切衆坐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
公洎傳法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

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為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為記附于真言蓋欲以奉本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贊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按

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值 死 丁 入 首

酒功贊 并序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為酒子和產靈孕和者何濁

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温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

遷客轉憂為樂納諸喉舌之山淳淳泄泄醍

他禮洪

切沆

何黨沃

何戒諸心胃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

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日飲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

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昌平

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

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考諱寬比

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

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

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

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秘書省校

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

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

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

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

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

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

白集 卷十一
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七入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城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樞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因司械繫人踰年登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亾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怒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惟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逞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郎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

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二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亾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

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
淡蚶呼甘切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

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
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
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
春貯水雨夏漑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
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
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
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
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

加贈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
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

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

衛道扶齧田聊切齒初謹切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

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

暨諸孤等號護膺慈良切嬰即涉切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

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

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
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
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

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
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
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
皋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
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
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
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
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
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
與不得位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
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
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
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玄亮字晦叔其
先出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
分爲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
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杭揚州司
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

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宣越二府
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
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
密密民之凍餒者賑卹之疾疫者救療之皆豁各額切未
殞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趨讀曰促嫁娶之三月而政
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謠詠換歙州刺史其政
如密先是歙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
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貨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
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
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
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
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
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飢罷
氓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
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
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衆以爲寃百辟在庭無敢
言者公獨進及霽力救切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
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悞
容而聽之卒使罪疑唯輕實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忠

臣繇是正氣直聲震耀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
國有人焉公以為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告
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
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
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
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太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
于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聞
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兼有焉嗚呼
公之將終也遺誠諸子其書大畧云吾年六十六不為
無壽官至三品不為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

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

不遷我歿宜歸全于滏扶古切陽先坐正首丘之義也送

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別

樂天請為墓誌云爾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

人長曰焜於云切通事舍人次曰芻言罕言舉進士次曰

緩中牟尉其下皆幼稚焜等哀毀孝敬號護乳亮切嬰

即涉切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于磁州

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

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濕泣血卧苦者三載

因病痺其兩股焉逮于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

竄謫巴南歿而後歸公先命長男焜護喪歸葬後命幼子聽繼絕承祧自宗族及幼執聞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葬之祭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羣從仰其仁交游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著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歙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謹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黃老之術齋心受籙伏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冰清玉溫未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

在湖三歲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前後致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斲榮斲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解空得証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二十餘年年

老分深定為執友况奉遺札託為斯文且慙鄙陋不敢
辭讓銘曰

淦水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嗚呼博陵崔
君之墓

唐故漂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胄比齊五兵

尚書建之五代孫也高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

志善尚鑿奉御父諱鱗離珍切揚州錄事參軍公即錄事

府君次子歷華州下邳尉懷州河內丞徐州彭城令江

州潯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漂水令歿于官舍明年某

月某日歸葬于華州下邳縣某鄉某原享年若干嗚呼

公為人温恭信厚為官貞白嚴重友于兄弟慈于子侄

鄉黨推其行交游讓其才自尉下邳至宰漂水皆以潔

廉通濟見知郡守流譽於外寮才不偶時道屈於位而

徒勞於州縣竟不致於青雲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河

東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歿生二子一女女號鑿虛未笄

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

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皆早夭子曰敏

中進士出身前試大理評事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掌

記夫人在室以孝敬奉親為淑女既嫁以柔和從夫為

脫去祖諱官

按先生自稱

汪祖光若即

都官即中温

也

白集 卷十一
順婦及主家以慈正訓子爲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身升名甲科歷聘公府以文行稱於衆以祿養榮於親雖自有兼才然亦由夫人訓導之所致也夫人以大和七年正月某日寢疾終于下邳別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啓漂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子盡歿獨敏中號泣襄事託從祖兄居督其墓于墓石銘曰

繫我叔父漂水府君治本於家事施政於縣民繫我叔母高陽夫人德修於室家慶積於閨門訓著趨庭善彰卜鄰故其嗣子休有令聞

序洛詩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今歌詠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

李陵蘇武始爲五言詩

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

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寃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

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
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大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
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
南尹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
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
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
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
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
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
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
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閒居
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
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
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畫彌勒上生幀

側近讚并序

南瞻部州大唐國東都城長壽寺大苾芻道嵩存一惠
等六十人與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八十人以大和八
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畫兜率陀天宮彌
勒上生內衆一鋪眷屬圍繞相好莊嚴於是嵩等曲躬
合拳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生內宮劫劫生生親近供

養按本經云可以除九十九億劫生死之罪也有彌勒
弟子樂天同是願遇是緣爾時稽首當來下生慈氏世
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讚曰
百四十心合爲一誠百四十口發同一聲仰慈氏名願
我來世一時上生

繡西方帷讚

并序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緣
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
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
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
姓楊號蓮花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彌陀佛像及
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爲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
冥祐也夫範銅設繪不若刺繡文之精勤也想形念號
不若覩相好之親近也即造之者誠不得不著感不得
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爾時蓮花性焚
香合掌跪唱贊云
金方剎金色身資聖力福幽寃造者誰弘農君受者誰
楊夫人

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

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
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識度操履
爲時而生作國之紀巖廊匡輔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
肱天子斯皆談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敘者眷知而已
於戲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斷金始愚
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心獻納合章對揚聯
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案同食夜牀並衾綢繆五年
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闔鎮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徐
宣遠部忠杭遐郡鴈去寄書潮來傳信無由會合祇望
音問未卜後期但敦前分余大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
夏司愚貳秋曹玉德彌溫松心不凋南宮多暇屢接遊
遨竹寺雪夜杏園花朝杜曲春晚潘亭月高前對青山
後携濁醪微之夢得慕巢師皋或徵雅言酣詠陶陶或
命俗樂絲管嘈嘈藉草蔭松枕麴脯糟曾未周歲索然
分鑣卑遙切公又授鉞南撫荆蠻報政入覲復總天官愚
因謝病東歸澗瀍方從四皓旅守三川時蒙問訊日奉
周旋豈無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
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
兩心相期三逕之間優游携手而終老馬鳴呼易失者

時難忱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館舍先捐
百身莫贖一夢不還鬱鬱佳城茫茫九原淒淒簫鼓慘
澹風煙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賢人
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敦詩尚饗

祭崔常侍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
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
惟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復云今但
敘舊好寫衷誠而已嗚呼居易弟兄與公伯仲前後科
第同登者四五屬爲僚友三十餘年又膳部房與公同
聲塵之遊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年以來哀壘所鍾
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二人天不憖魚鯁切遺公又即
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屬
疾恙不遂執紼遺姪阿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永痛奈
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
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而飲乎嗚呼暮歲伏惟尚
饗

磐石銘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

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實凝雲白文
拆煙碧莓苔有斑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
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
席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爲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
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
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
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
編次既畢納于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
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
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大和九年夏太
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
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爲香火之社
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寘于是
院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

元相公
先作集

序并目錄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

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

日樂天記

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李紳

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局院閒容容讀講倦許僧聽部

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

銘并序

公姓皇甫諱鏞以中字齋戶部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

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為

皇父氏至秦徙茂林改父為甫及漢遷安定朝那其後

為朝那人五代祖珍義資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

令祖鄰幾賜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射太子太

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由進士出身補夏

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

詔徵授監察御史改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始賜

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營田副使旋又徵還真拜

殿內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

子左右庶子並分司東都俄又徵拜國子祭酒未幾謝

疾改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又就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大子少保分司封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立家廟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後娶范陽盧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曰居影曰珣餘招一女適太原王諱伊真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寢疾薨于東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廢朝一日是歲十月三日用大葬之禮歸全于河陰縣廣武原從太保府君先塋以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白武騎尉累勲至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廟饗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乎後人其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求已稽古之力自致耳公為人器宇甚弘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遊觴詠之間則其貌温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由是得伊嵩趣愜吏隱心故前後歷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優游洛中笑哂無意得喪窮達與道始終澹然不動其心以至于考終命聞者慕之謂為達人當憲宗朝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權也從而附離者有之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之失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皦然

吉了然切

雖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號爲偉人公好學善屬
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
易辱與公游迨二紀矣自左右庶子歷賓客訖于少保
傳皆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寮友閒聞知最熟故得以
實錄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聞令儀金璧其操鸞鳳其姿德如斯壽如
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實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
湄龜告筮從吉土良時封于茲樹于茲嗚呼少保之墓
百代可知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

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
南遷始徙居于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
卿諱弘愈公之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
諱九臯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
贈潁川郡夫人陳氏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
人公之兄也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
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曹景宣進士
茂玄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裏行楊澥校書郎
陸賓虞公之婿也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

舉及第博學選登科補集賢院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
補正字選授咸陽尉鄜坊節度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
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
州刺史度支郎中駁宰相事議出爲遂州司馬移復州
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爲
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爲太子賓客
再爲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書
監勲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上都新昌里
第詔贈禮部尚書以某年八月某日歸葬于河南府某
縣某鄉某村僕射府君之封域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
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制詔一
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撰先僕射
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秉筆
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
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爲賢相餘慶濟美宜
在於公公泐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爲人
溫良冲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諒肅然有正人
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史體爲子弟孝敬爲伯父
慈和與朋友信寵辱不驚其心喜愠不形於色入仕四

白集 卷一
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
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游結交慕德久而彌篤故
景宣等以論撰先德見託爲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銘
曰
在唐張氏世爲儒宗文獻旣沒鬱生我公我公泯泯
符中
切學奧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襲于家道積厥躬
駿足逸翮天驥冥鴻始自筮仕迄于達官六刺藩部再
珥貂蟬大諫選重尹京才難賓于望苑寵在蓬山凡所
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洛郊北阡邴
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推遷所不泯者令名藹然

齒落辭

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
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爲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而俾爾嚼肉咀蔬銜杯漱水豐
吾膚革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
斷魚巾切齟逆各切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
情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廻嗟嗟乎雙
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爲日
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
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齟日削月朘上參差而下齟齬

曾何足以少安噫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莫補切臣老辭主
髮衰辭頭葉衰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
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
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
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爲乎嗟嗟於一牙一齒
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
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
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
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
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
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
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
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閒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
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
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
壘次開篋詩酒旣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
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

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醕酖而後
已往往乘輿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雲俱切適野

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

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

其閒日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

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

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

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

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于

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

切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去不好彼而

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

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

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

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閒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

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

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

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

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

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旣而

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錄
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
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
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
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
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
閒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傳功商主鄧子成梁華
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秋
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
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
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
銅錯居謂切以為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
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

內大小乘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與此經藏同於閩浮大數二十之一也藏成經具

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
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
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師既來教
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初觀切隨日而集堂有美食

白集 卷一
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
又曰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
函鳴犍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
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
攝鮮不歸心佻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
繇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
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
大竇也宜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雜都請予爲
記夫記者不唯記年月迹作焉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
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
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
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
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
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
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
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卷合
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閒根源五常枝派
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

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
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
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于廬山東林寺
經藏中一本寘于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弊
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
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
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白氏長慶集卷之十一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一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美南校

碑記銘吟偈凡九首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

碑銘并序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噐噐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後
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
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
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某
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
其物內盡其心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
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
家畧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
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
代祖遷皇朝某某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
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
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
祭于第一室以妣蒯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
諱守一屬世難家徙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
成都府郫蒲麋切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滎陽夫人鄭氏
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爲
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蒞之所
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于
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
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
命六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暨晉陵

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踴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

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無子早卒

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柩各處一

方公在斬練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襄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爲準程朝廷嘉之爲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啟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宴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爲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功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爲急故有摘奸

扶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終
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徂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旣下
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
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丕變薰然大和撫之五
年人俗歸厚至於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暴水致歲
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爲殫乎其
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
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
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
軍門不擊柝里巷無犬吠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
軍挈壺漿捧篋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
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幼鷄豚之
養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
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變化移
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
未登庸顒顒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
以忠貞奉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黻冕貴乎身以宗廟
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
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
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白集 卷十一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
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耶令順孫
祇享盡慤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
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爲子爲臣
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
授侯伯燾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
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
之垂裕無極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雪甲溪連汀洲一名白蘋梁

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爲名也前
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
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
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薦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菱蕪
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
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洎遊宴息宿之具
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
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
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
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

花繁鳥啼之日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
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
人謂也又不知蓬瀛崑閬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
楊君紙書賞圖請予爲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觀何郎
切縷梗槩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
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
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推輪之楊君繪素之三賢始終能
畢事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
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
改成故居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概三者旋相
爲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爲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
龔黃爲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概兼而有者其吾友
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又恐年祀久遠來者不知故名
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幘記

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
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
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
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嚮西

方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天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諸苦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彌勒上生幀記

南瞻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

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離苦
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內衆以
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一贊所生
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
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常日日焚香佛
前稽首發願願當當來世與一切衆生同彌勒上生隨
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離生死流終成無上
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
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言訖作禮自爲此記時開成五
年三月日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前事具前記既就前記迄今七八年寺有
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
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
百卷秩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亾者補
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
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
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藏堂堂東西間闢
四窓置六藏藏二門啟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
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

白集 卷十一
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大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洎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爨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聞振源濟釗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贊嘆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遊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閒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閒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

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爲體以妙然不空爲用示真寂而不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旣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與俗人有緣用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漸離我人相者日印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師爲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爲船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去海方涉而船失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月遷塋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閒糺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襄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益在鎮知遠在徐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在潞雲貞在

白集 卷十一
慈雲表在汴歸恐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
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鐘鳴吼龍象蹴蹋斯皆
吾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衆以余忝聞法門人結菩提
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北西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
塔照公亦如世禮祔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 并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
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
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

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經物中將鬻之圉人牽馬

出門馬驤首回顧一鳴聲音聞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

馬嘶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

辭具

辭畢泣下予聞素言

亦愍然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
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
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
來攬情情動不可捥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

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
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主乘此駱五

年凡千有八百日銜檠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
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
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
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迴故素將
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
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
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
頽藉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弃騅兮而別虞兮乃目
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
鄉去來

六讚偈 并序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讚佛
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
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
世張本也

讚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爲
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

讚法偈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

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偈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
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偈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佛
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偈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中
間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偈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
我得親最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
供養受菩提記

佛光和尚真讚

會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樂天命續以寫和尚真而
贊之和尚姓陸氏號如滿居佛光寺東芙蓉山蘭若因
號焉

我命工人與師寫真師年幾何九十一春會昌壬戌我
師尚存福智壽臘天下一人靈芝無根寒竹有筠温然

言語嶷然風神師身是假師心是真但學師心勿觀師身

醉吟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錚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庾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大父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暮三姪長曰味道盧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爲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

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其年月日葬于華州下邽
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啟手足之夕語
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
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
以車一乘無用鹵薄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
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
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
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
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
乎其間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一

白氏長慶集後序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
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
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
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
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
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暹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
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
和集五卷洛下游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
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會昌五

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復序

